

劉辰翁評點本《山海經》考論*

鹿憶鹿

提 要

劉辰翁所評點的《山海經》罕見學者討論，目前所見，只有明代閻光表所刻版本，以及清初《山海經廣注》徵引。詩人劉辰翁是宋元之際的評點大家，以詩人身分評點《山海經》的意義不容忽視，可惜長久以來都未得到研究評點或《山海經》的學者關注，甚至誤以為他是明代學者。

劉辰翁《山海經評》別具一格，除了地理考釋、名物訓詁，更多的是他在宋元易代之際，隱遁家居，藉由此書寄託抒懷，因此，劉辰翁《山海經評》的文學鑑賞亦有不少可論之處。他的評點作品以唐宋詩集與《史》、《漢》著名，也評點《山海經》，傾注寫作才情，巧妙地在每個細節眉批，描摹他作家身分對《山海經》的閱讀觀點，而非學者對《山海經》的注解研究或評論。本文試圖全面地關照劉辰翁評點《山海經》在地理考釋、名物訓詁以及個人抒懷、文學寄託的面向。

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是宋元之際《山海經》研究的耀眼成績，呈現另一種《山海經》被閱讀的特殊現象。

關鍵詞：《山海經》 劉辰翁 評點 閻光表 吳任臣

* 本論文為“科技部”計畫(MOST 106-2410-H-031-053-MY2)“清代《山海經》及其圖像研究——以吳任臣、汪紱、畢沅、與郝懿行為中心”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一、前 言

最早對《山海經》的評論出現於漢代，司馬遷(B.C.145—86)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¹顯然，太史公對於《山海經》所記，態度保留。

明代的楊慎(1488—1559)認為《山海經》所記，為《禹貢》中九鼎上魑魅魍魎的形象，其《山海經補注》結合自身特殊的雲南經驗，以謫戍雲南的所見所聞來訓解《山海經》中的怪奇鳥獸、奇人殊俗。²胡應麟(1551—1602)則稱《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祖”，係戰國時好奇之士，搜採軼聞編造而成。³清代的學者畢沅(1730—1797)依據《水經注》把《山海經》當成實際地理志，並全面的考證《山海經圖》，認為《海外》四經、《海內》四經是周秦時代禹鼎圖的產物。⁴

從郭璞注解十八卷《山海經》以下，似乎要到明清才有學者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明代的楊慎、王崇慶，清代的吳任臣(1628—1689)、汪紱(1692—1759)、畢沅、郝懿行(1757—1825)，都屬大家。清末以後，由於西學的引入，學者對《山海經》的說法與解讀更為多元，魯迅(1881—1936)以《山海經》是古之巫書，記載古代巫師祭神厭鬼的方術儀典。⁵袁珂(1916—2001)肯定《山海經》的內容屬於遠古神話，展現初民豐富的想象力。⁶

歷朝歷代對《山海經》各有不同的解讀方法或角度，宋元之際的詩人劉辰翁(1233—1297)並非研究者，他評點《山海經》，像似一個普通讀者的角度，在卷數與章節之間加以眉批，獨樹一幟，有自己的閱讀理路，可謂別開生面。更重

1 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卷124，頁1284。

2 楊慎：《山海經序》，汪紱：《山海經存》，《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冊6，頁2624—2626。

3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頁412—414。

4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序》，《山海經新校正》，《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7，頁3144—3154。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神話與傳說》，見《魯迅小說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頁15。

6 袁珂：《山海經校注·序》(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1。

要的意義在於，劉辰翁的《評山海經》一書是郭注到明清間一大段《山海經》研究中的亮點，是一個作家的閱讀筆記。

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引用劉辰翁評點《山海經》數十則，可惜學者討論劉辰翁的評點都間接引自吳任臣《廣注》，以致稱劉會孟生平無考，不察劉會孟即宋元之際詩人劉辰翁，甚至都誤為晚明時期學者，未有對劉辰翁評《山海經》一書做詳細考論。張步天認為劉會孟與楊慎、王崇慶都是明代的注家，生平無考，所著《評山海經》未見《明史·藝文志》著錄，《山海經雜述》曾列舉此書，吳任臣應看過此評注本。⁷ 陳連山提到，劉會孟生平無考，《山海經評》十八卷的內容僅見《山海經廣注》轉引約四十則。⁸ 樂保群原認為《山海經評》的作者劉會孟，時代無考，估計是明末人，吳任臣採錄其書有七十餘則。⁹ 後來又舉吳任臣所引《海內南經》為例，認為《山海經評》中涉及當下地名的，都非宋元建置，明顯為明代所特有，如溫州府、永州府，以此認為劉會孟是偽托劉辰翁的明代佚名作者。¹⁰

張步天、陳連山與樂保群諸先生都未見過劉辰翁《山海經評》一書，其實此書現有晚明閻光表刊本，考諸全書，凡是地名幾乎都用明代建置，第一頁的評點即提到“濟南府有鵲山，汝寧府亦有鵲山，太原府亦有鵲山”。¹¹ 檢索《山海經評》中所出現的地名，有些地名是宋代就有的稱呼，而諸多名中，懷慶府、永州府、溫州府明顯是明代才設。然而，若為時人偽托之書，則應竭力避免書中出現當代地名的破綻。從閻光表、吳任臣等人對《山海經評》中隨處可見的明代地名不甚在意的態度，以及同時期書籍出版的慣例看來，這應是書肆在書籍出版之際，方便當代讀者閱讀而做的更動，未必是劉辰翁原來的地名稱呼。

最重要的一點是，全書第一卷第一句經文“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圖 1），南

7 張步天：《山海經概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279。

8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6。

9 樂保群詳注：《山海經詳注·前言》（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7。

10 樂保群詳注：《山海經詳注·前言》，頁9。

11 劉辰翁評，閻光表校：《山海經》（武漢：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閻光表刊本）卷1，頁1A。本文引用的劉辰翁評點條目按此本，行文間僅標明頁碼、卷次，不另注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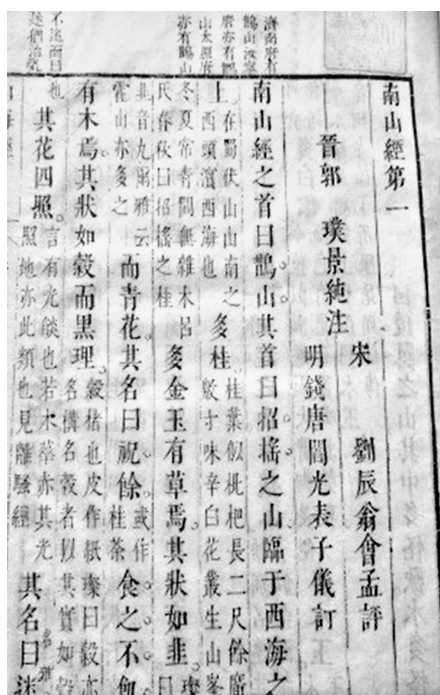


圖 1

宋尤袤刊本到明清的各種版本皆作“雒山”。¹² 唐李善注《文選·頭陀寺碑》與北宋李昉(925—996)等所編的《太平御覽》引此經則皆作“鵠山”，¹³元曹善抄本也作“鵠山”。閻光表刊本即作“鵠山”，可見其版本來源較早，故與宋元版本的用法相合，如果此書為明人偽托，應會出現明人習見的“雒山”才是。

此外，我們還能在閻光表刊刻《山海經評》見到多處避諱。如《山海經評》中的《西山經》、《中山經》、《海外北經》的正文“恒”字皆缺筆避諱，考察宋明以來的《山海經》版本，唯南宋尤袤刊本有此缺筆之例，乃避宋真宗趙恒(968—1022)諱。而如此避諱的現象，

同樣也見於劉辰翁的評點，如《北山經》有北嶽，劉辰翁評曰：“恒山渾源即北嶽，相傳飛至曲陽縣，歷代怯升者就祠于曲陽”(卷三，頁5B)；《中次九經》熊山：“熊之穴，恒出神人”，劉評：“物反其恒，則為變異”(卷五，頁23A)，亘字底下之橫畫都缺筆避諱。(圖2、3)由此或可推知閻光表根據的版本應是原來會孟評點本，與晚明流通的版本不同。

從《廣注》的引用與閻光表校本的高度重複看來，吳任臣與閻光表所見的《山海經評》相差不大。閻光表是晚明知名的刻書家，且校訂刊刻過劉辰翁評點的《越絕書》，對劉辰翁的評點方式應相當熟悉，同時也應在意出版品的品質，閻光表在校訂此書的過程似亦不甚在意多次出現的明代地名，在閻光表校

12 郭璞注：《山海經》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1，頁12。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大業堂刊本），卷1，頁1A。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冊2，頁475。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卷1，頁1A。

13 蕭統等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卷59，頁1090。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冊1，卷50，頁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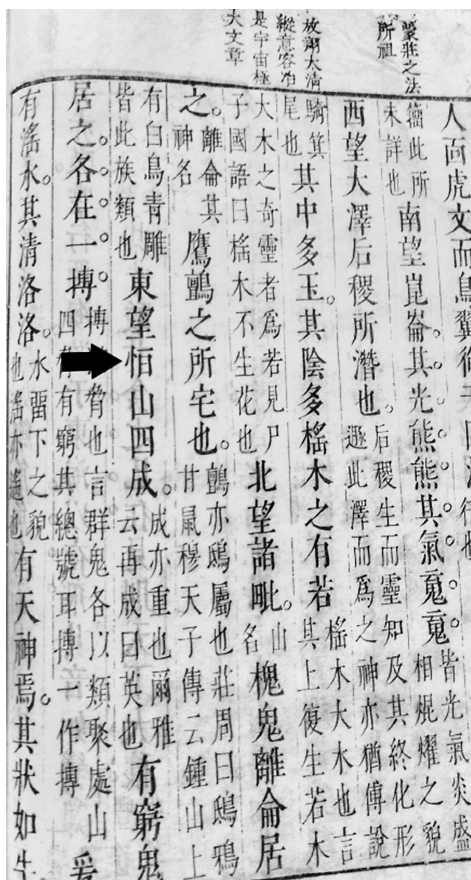


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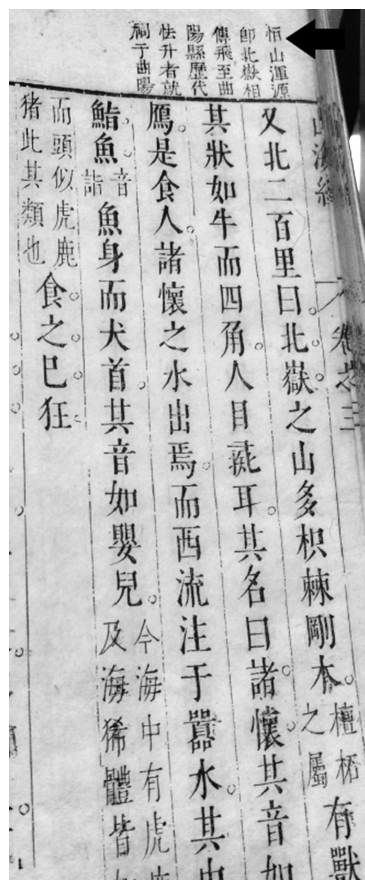


圖 3

本的《山海經評》，每一卷開頭，都刻印“晉郭璞景純注、宋劉辰翁會孟評、明錢唐閻光表子儀訂”的字樣，既注明此書為自己校訂，顯然閻光表在翻閱此書後，肯定此書是劉辰翁所評。

生於崇禎元年的吳任臣，在清初寫作《山海經廣注》時，運用了許多劉會孟《山海經評》的內容。吳任臣大多數時候引作劉會孟曰，偶爾也稱劉辰翁、劉須溪，可見他對劉會孟是宋元之際的劉辰翁並無疑義。吳任臣治學謹嚴，在清初即享有盛名，寫作《廣注》的清初亦去明代未遠，如果《山海經評》一書為明代人偽託，吳任臣似無普遍徵引之理。

近代研究《山海經》的學者都表示對劉會孟一無所悉，對其理解全來自吳任臣《廣注》的轉引。實際上，劉會孟《山海經評》一書的評點高達兩百多則，吳

任臣《山海經廣注》所引八十幾處，佔了評點的三分之一。張靜、¹⁴焦印亭¹⁵等學者全面地研究劉辰翁的評點成果，也未曾注意其評點過《山海經》。劉辰翁《山海經評》被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忽略。

有幸閱讀沈津先生的善本書志而知曉《山海經評》的藏書處，筆者專程到湖北省與遼寧省兩大圖書館，仔細閱讀劉辰翁評點《山海經》的明代刊本，見到此書的特色價值，有許多深刻體會，以為可補唐宋以後《山海經》研究的不足。

二、劉辰翁熱衷評點典籍

文人創作引用《山海經》內容者，最早屬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十三首》，他在第一首闡述“流觀《山海》圖”的愉快心情，詩性地歌詠西王母、三青鳥、不死民、精衛、夸父、暘谷等神人靈物的事蹟。劉辰翁也評點過陶詩，可以想見《讀〈山海經〉》詩對劉辰翁必定也有影響。¹⁶ 從宋代到元明的詩人，和《讀〈山海經〉十三首》的傑作極多，也可見到詩人關注《山海經》一書的熱情，詩人以《山海經》一書來歌詠一己的猛志，或寄託遊仙、長生心情，精衛、西王母、鸞鳥、夸父等等，都是詩人們激勵自己的文學素材。

蘇軾(1037—1101)追和陶淵明的詩極多，他提到陶詩《讀〈山海經〉》十三首有七首是“仙語”，而蘇軾在閱讀了《抱朴子》有所感悟，因此起意步韻。¹⁷ 蘇東坡詩的內容，以《抱朴子》為主，沒有引用《山海經》的典故。劉辰翁也評點過東坡詩，東坡提陶詩的部分他可能也了然於心。

宋真宗(968—1022)跟宋徽宗(1082—1135)都曾下令修過《道藏》，《山海

14 張靜：《劉辰翁評點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15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16 陶淵明著，劉辰翁校：《須溪校本陶淵明詩集》（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朝鮮刊本），卷下，頁10B。

17 蘇軾：《和讀〈山海經〉十三首》，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39，頁4626。

經》也收入《道藏》中，徽宗甚至派宮廷畫家郭思（生卒年不詳）繪製《山海經圖》。¹⁸ 尤袤曾自言在三十年間曾經見過“十數種”《山海經》版本，而劉辰翁的評點《山海經》應與當時刊本容易見到或是文人間普遍流傳有關。我們現在所能見到較早的版本，即南宋淳熙七年（1180）尤袤池陽郡齋刊本，他在《山海經跋》中提到：

是書所言，多荒忽誕謾，若不可信，故世君子以爲六合之外，聖人所不論。以予觀之，則亦無足疑也。……是書所載，自開闢數千萬年，遐方異域不可結知之事，蓋自《禹貢》、《職方氏》之外，其辨山川草木鳥獸所出，莫備於此書。¹⁹

身爲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所以會刊刻此書，應與此書在當時受到青睞有關。尤袤的刻書讓我們聯想到同時代詩人接觸研讀《山海經》應是平常的，此書是宋元之際習見的“文學讀本”。

尤袤晚年爲南昌知府，劉辰翁爲廬陵（江西吉安）人，空間上的接壤，相距一百年的時間應有某種連結。1180年刊池陽郡齋的尤袤自言見過十幾個《山海經》版本，劉辰翁評點《山海經》或是有跡可尋，南宋時的版本並不罕見，非只一兩種。

劉辰翁評點《山海經》特別值得玩味，他是詩詞名家，他評點的書是科舉考試不考的冷僻作品，甚至有一般士子看不上眼的奇異荒誕內容，而劉辰翁很認真地在十八卷上做了詳細眉批評點，他以詩人的身分，眉批評點自陶淵明、蘇軾、蘇轍等詩人筆下的《山海經》，表現詩人閱讀此書的文學角度，是閱讀《山海經》的另一種方式。

18 夏文彥：《圖繪寶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814，頁592。

19 郭璞注：《山海經》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1，頁254—256。

吳企明與劉宗彬分別替劉辰翁編寫了詳細的年譜，²⁰對劉氏的生平與文學成就有深入的評價，其中並未提及評點《山海經》一事，似乎劉會孟評點的《山海經》並未受到特別注意。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所引劉辰翁《山海經評》的資料，以地理考釋或名物訓詁的部分居多，其實，劉辰翁的詩人身分使得他《山海經評》別具一格，不限於地理考釋與名物訓詁，更多的是文學的隨興比喻或主觀評論。

劉辰翁評《山海經》有其代表意義，我們罕見明清之前的《山海經》評注，劉辰翁此書是郭璞與明清學者之間的聯繫，自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劉辰翁字會孟，號須溪，江西吉安人，宋元之際的詩人、詞人，除了詩詞創作，會孟最大的成就是評點，他評點詩詞，評點《史記》、《漢書》、《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的詩詞幾乎都集中在唐宋，尤以唐代詩人爲多。據統計，他評點過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常建、儲光羲、韋應物、賀知章、張籍、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等四五十家唐代詩人，也評點宋代詩人的詩，如王安石、蘇軾、陳與義、陸游、汪元量等，劉辰翁多藉“評點”的形式表述詩觀。²¹ 從劉辰翁對詩歌評點的熱衷情況，不難理解他的詩人身分，時時不能忘情讀詩。

劉辰翁的評點形式不拘一格，或多或少，或上或下，但一般仍以夾批和尾批兩種爲最常見。對於體會多的詩，他會逐句加批，頭頭是道，有的詩則只批上兩三個字或三四個字，甚或不加批語。²²

學者認爲，劉辰翁對散文的評點，主要見諸《班馬異同評》，以及他對《老子》、《莊子》、《列子》各家的評點，數量沒有詩歌評點多，影響似乎也沒有詩歌評點那樣大。《史記》、《漢書》的評點極少從撰史體例、史學思想等方面著手，大多是從文學角度思考。²³ 畢竟劉辰翁原是以詩詞見長的文人，他的評點仍以詩

20 吳企明：《劉辰翁年譜》，《中國韻文學刊》1990年第5期，頁56—73。劉宗彬：《劉辰翁年譜》，《吉安師專學報》1997年第3期，頁58—67。

21 陳英傑：《論“嚴羽劉辰翁詩論並稱”的基礎、背景和意義》，《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190—191。

22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58。

23 同上注，頁63。

詞為主，自然從文學性的角度出發。

元初歐陽玄的《羅舜美詩序》認為劉會孟評詩可能與科舉有關：

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矣。²⁴

張伯偉因此提到：“最早的評點書不涉及詩而多評文，實與科舉有關。而宋末的劉辰翁全力作詩歌評點，似仍與科舉有關。”²⁵然而，劉會孟之評點《山海經》，可能與科舉並無關連，似是一種隱居生活中百無聊賴的心靈寄託。

劉辰翁的著述頗為豐富，其子劉將孫編為《須溪先生集》一百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但已散佚。除了評點多種典籍之外，主要為詩、詞創作，但明代已難得見，現存者有《須溪集》十卷、《須溪四景詩》四卷、《須溪先生記鈔》八卷、《須溪先生集略》三卷等，前兩種收錄於《四庫全書》。²⁶

楊玉成認為，南宋印刷術使廣泛的閱讀成為可能，促使像劉辰翁這樣的閱讀專家的出現。其次，注解可說是當時的“大眾讀本”，劉辰翁是一個大眾讀物的讀者，評點本身往往就是針對這些大眾讀物做出迎合或抗拒。第三，評點可說是書寫文化產生的一種獨特的批評形態，銘刻在書頁周遭，對依附書籍的注解提出再批評。第四，劉辰翁的評點直接加在注解上，結果形成了一種閱讀的閱讀、詮釋的詮釋。劉辰翁以其獨特的閱讀方式，創造一種“劉辰翁式”的讀者。²⁷然而，評點畢竟不同於學者的注釋或考證，更多的是隨興式的一己感悟，像是一個普通讀者的“讀書筆記”。

羅根澤也認為：“宋末元初的劉辰翁，以全副精神，從事評點，則逐漸擺脫

24 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冊78，頁53。

25 張伯偉：《評點溯源》，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5。

26 丁豫龍：《〈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成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207—254。

27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國文學誌》第3期（1999年6月），頁3。

科舉，專以文學論工拙。”²⁸劉辰翁一方面多方評點，一方面大肆刪改，而門生弟子或書商卻往往重新補上“增注”，迎合市場需要；評本甚至成爲商業競爭的手段。劉辰翁的名號當時已具有商業價值，宋末元初評點大行其道，和這種商業背景息息相關。²⁹ 這樣又評又刪的情況，像是自己的讀書筆記，是很隨興的閱讀者，似乎劉辰翁評點原本並非爲了刊刻出版，具有商業價值可能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宋季忠義錄》記載會孟才學深而文名顯，高風亮節：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家貧力學，學秘書歐陽守道所，守道大奇之。辰翁貢於鄉會，丁大全驟用，辰翁對策言《君子小人朋黨論》，有司忌其涉謗，擯斥之。補大學生，楊萬里爲祭酒，亟稱賞其文。壬戌監試，丞相馬廷鸞、章鑑爭致諸門下平章，賈似道秉國政，欲殺直臣以蔽言路，辰翁廷對言，濟邸無後，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賈意，洎奏名理宗，寘之丙第。以親老就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萬里官帥閩強與俱，乙丑萬里還樞府，以書招辰翁奉母來京數月，母疾還……丙子宋亡，萬里死節，辰翁馳哭之，壬午歸託方外以自詭，辰翁事母孝，慷慨立風節，抑於時而天下知名士多欽其伉直，平生耽著文史，淹博涵深。³⁰

王次澄曾對劉辰翁評點李長吉、陳簡齋詩歌都有深入闡釋，認爲劉辰翁會以或短短二三字或長達四五十字來呈現閱讀心得，其批評與否，全在劉氏有無觸發、有無疑問，對有感悟者，多所發揮，對無感悟者，置之不論。³¹ 劉辰翁的評

28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冊3，頁263。

29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10。

30 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冊253，頁202—203。

31 王次澄：《劉辰翁評點李長吉歌詩析論》，《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8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02年），頁333—361。王次澄：《劉辰翁評點陳簡齋詩歌研析》，收入莫礪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70—394。

點長短不拘，表現在他的所有評點上，《山海經評》甚至會出現只有一個字的眉批。

丁豫龍認為，劉辰翁既然善長寫作詩詞，自然會從文學角度評論作品的工拙，關注寫作技巧的優劣，他批點《世說新語》的情況似乎與《山海經評》異曲同工：

批點《世說》之際，正當蒙元初期，異族統治，科舉停廢，文人地位低落。他的滿腹牢騷與憤悶，正可藉題發揮，以隨興而自由的筆觸來宣吐。這些都促使其能夠擺脫科舉的實用性，評人論事之筆墨清新，超越了名物、語詞、義理以及典故等傳統訓詁的條例與體式，以評詩論文的態度來評點《世說》。³²

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學者討論很多，此書與《山海經》卻都是其子劉將孫未談過的，而《山海經評》又比《世說新語》更受到冷落。劉辰翁是一個隨興的閱讀者，他評點時往往又評又刪，主觀的閱讀方式充滿個人好惡的褒貶，原先並非為了刊刻出版。如果從這個方面來思考，當能理解劉辰翁評《山海經》何以未曾出現在後人爲他所做的著作目錄中，而此書長久以來都未被刊刻，也罕見提及，直到康熙朝才在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中一再被徵引。另一個劉將孫未把其父評點的《世說新語》、《山海經》等書編入《須溪先生集》一百卷的原因，或者也在本爲詩詞名家的劉辰翁著作等身，評點又多，總有顧此失彼之憾。在這樣的氛圍下，劉辰翁《山海經評》不通行於宋元之際應是可以想見。

閻光表似相當鍾情劉會孟評點的書，《越絕書》也是明錢唐閻光表子儀訂，³³卷首有大泌山人李維楨序，版框上端有宋劉辰翁會孟評。閻光表刊刻劉辰翁評點的《越絕書》明顯地屬於眉批的形式，此書第一則的眉批寫著：

³² 丁豫龍：《〈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頁 247。

³³ 閻光表刊刻《越絕書》15 卷。筆者所見到的《越絕書》，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白馬令西蜀張佳胤序，藏蓬左文庫，相關討論可見祁晨越：《明代杭州地區的書籍刊刻活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 年），頁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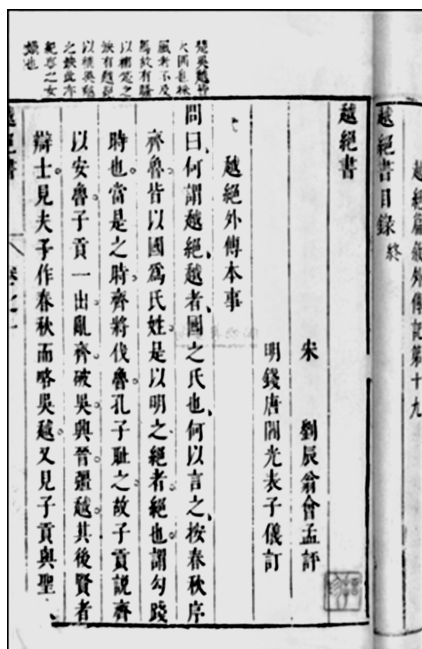


圖 4

楚、吳、越皆大國也，採風者不及焉。故有《騷》以補楚之缺，有《越絕》以補吳、越之缺，此亦紀事之女媧也。（圖 4）

劉辰翁將《越絕書》對吳越歷史的補缺紀事，比喻如補天的女媧功績，可謂別出心裁，也可見出他的評點是一種文學性的賞鑑，帶著普通讀者的閱讀體會，不同於陶淵明的《讀〈山海經〉》，也不同於學者的注釋研究，他的評點是一種詩人浪漫式的抒情，有許多主觀的喟歎，順手拈來的隨意字句，充滿個人的情感好惡。

三、考釋訓詁中有寄託

劉辰翁《山海經評》一書長久以來注意的學者不多，沈津先生很難得地在書志中著錄，湖北省圖書館與遼寧省圖書館各藏十八卷本《山海經》一部，明刊本，宋劉辰翁會孟評、明錢唐閻光表子儀訂，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³⁴

沈津書志中著錄未附書影，筆者分別於 2017 年 10 月赴湖北省圖書館、2018 年 1 月赴遼寧省圖書館，閱讀兩大圖書館所藏《山海經評》一書，都是九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寬 13.2 公分、高 20.1 公分，並有三頁屠隆的序。兩個圖書館所藏《山海經評》一書的書況都極好，只有湖北省圖在一兩個地方的評點有點破損，見不到評點原貌，幸好遼寧省圖的部分完好無缺，因此筆者將此書的評點悉數抄錄完成。

章宏偉提到，天啟時間雖不長，杭州府的私人刻書在這個時期卻極為繁

34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頁 408。

盛，閻光表就是當時有名的刻書者。³⁵ 閻光表刊刻的《山海經評》一書應該也是天啟年前後的本子。

若將尤袤刊本的《山海經》，以及明代胡文煥刊本、王崇慶《山海經釋義》的內容與閻光表的刊本相對照，會發現閻光表所使用的《山海經》底本與尤袤本及其他明刊本的內容雖大體相似，細部上仍然有所不同，這樣的差異或乃用字不同，或來自刊刻不慎。³⁶ 閻光表刊本的《山海經》更大的價值，實是保留了罕見的劉辰翁評點紀錄。

劉辰翁會孟評點《山海經》的明末刊本，評點不僅名物訓詁、地理沿革，更多的是劉辰翁對《山海經》一書的主觀直觀印象，有他的情懷感悟，似也有他隱居的仙山異域樂園追求。

劉辰翁評點的《山海經》是以眉批的方式呈現，在書眉上批注他的考釋或一己感悟，有時只有兩個字或一個字。

晚明刻書家閻光表應該對劉辰翁評點有很高的評價，他校訂刊刻了劉辰翁評點的《越絕書》、《山海經》。到了清代，吳任臣作《山海經廣注》時，也大量的引用劉辰翁的評點，康熙六年彙賢齋刊本中的《〈山海經廣注〉引用書籍》就包括劉辰翁的《山海經評》，相關的問題，筆者有專文討論。³⁷ 比劉辰翁晚了整整四百年的吳任臣，在書中反覆引用會孟的說法，可說是會孟《山海經評》的知己。

陳連山認為吳任臣引用《山海經評》的內容以地理解說的條目較多：

《西山經》軒轅之丘，劉會孟曰：“今新鄭縣，古有熊氏之國。”《北山經》

35 章宏偉：《明代杭州私人刻書機構的新考察》，《浙江學刊》2012年第1期，頁35。

36 舉例而言，提及各種草木時，南宋尤袤刊本、王崇慶刊本、胡文煥刊本皆作“草”，而閻光表刊本獨作“艸”；尤袤刊本《南山經》迷穀作“其華四照”，王本、胡本、閻本皆作“其花四照”。又如《中山經》（葛山）其上多瑊石，其下有郭璞注，尤袤及胡本、王本皆作：“瑊石，勁石似玉也”，閻本則作“勁石似石”。又如同在《中山經》的“龍脩”，尤本作“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到垂，可以為席”，閻本作“生山石穴中”“莖倒垂”，胡本與王本亦作“生山石穴中”，但“莖倒垂”又與閻本相同。

37 鹿憶鹿：《嗜奇愛博，名物訓詁——〈山海經廣注〉的圖與文》，《淡江中文學報》第37期（2017年12月），頁101—139。

謁戾之山，郭璞注云：“今在上黨郡涅縣”劉會孟云：“今在澤州高平縣。”《北山經》燕山多嬰石。郭注曰：“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劉會孟云：“今此石出保定滿城縣。語云魚目混珠，燕石亂玉。”劉會孟通常都是用明代地名進行解說，通俗而實際。³⁸

其實，《廣注》所引劉會孟的《山海經評》極多，以“劉會孟評”為主，偶見“劉須溪評”“劉辰翁評”“劉氏評”，超過八十處，遠多於陳連山以為的四十幾則，可見吳任臣對劉辰翁評點的重視程度。

一一檢視劉辰翁《山海經評》內容，可發現光是《山經》評點就高達 169 則，《南山經》20 則、《西山經》47 則、《北山經》30 則、《東山經》12 則、《中山經》60 則；《海經》的評點有 86 則，包括《海外南經》9 則、《海外西經》4 則、《海外北經》7 則、《海外東經》4 則、《海內南經》11 則、《海內西經》3 則、《海內北經》10 則、《海內東經》10 則、《大荒東經》3 則、《大荒南經》7 則、《大荒西經》6 則、《大荒北經》9 則、《海內經》只見到 3 則。全書的評點眉批明顯集中在《山經》部分，佔了三分之二。

劉辰翁《山海經》評論的內容，有訓詁、考釋以及個人感悟的抒發，而地理考釋或名物訓詁中有歷史抒懷，個人的文學喟嘆感悟中更有寄託褒貶，或是對仙山異域的樂園追求。

(一) 地理考釋中有歷史抒懷

晉人郭璞最早對《山海經》的地理進行比較有系統的考訂，而這樣的研究方向，應當來自漢代學者對《山海經》性質的判斷。劉辰翁對《山海經》的評點也繼承了前人的興趣，撥出一部分的篇幅對經文中若干山川地理的描繪進行考述，以下試看幾個例子：

《南山經》之首提到鵠山，劉評：“濟南府有鵠山，汝寧府亦有鵠山，太原府亦有鵠山”。（卷一，頁 1A）《南山經》又記載：“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糲用稌。”劉評：“祭之禮物，纖悉具備，此太史公《封禪書》之鼻祖。”

³⁸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 126。

(卷一,頁 7B)名物訓詁聯想到太史公,讀者也馬上聯想到劉辰翁評點過《史記》、《漢書》,他有歷史抒懷自是順理成章。

劉辰翁的地理考釋又時常帶著傳說的內容,例如:《西山經》記載積石之山,劉評:“在陝西河州衛,禹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卷二,頁 14B)《東山經》記載緱氏之山,劉評:“今偃師,即周靈王太子升仙之所。”(卷四,頁 4B)《中山經》記載,夸父之山,其北有桃林。劉評:“今閩鄉下有桃林,武王放牛桃林之野即此。”(卷五,頁 12B)又記載女几之山,劉評:“神女上升遺几處也。”(卷五,頁 18A)地理考釋結合歷史抒懷,或是混雜傳說的遺風,表現作者將《山海經》當文學作品的一種不同視角。

《西山經》的太華山,郭注以為在華陰縣西南,劉評:“今華陰縣最著者,蓮花、明星、玉女三峰,而仙掌崖、日月岩(按:《廣注》徵引此段時,吳任臣以岩字為闕,或所見版本有損)、蒼龍嶺皆奇境也。”(卷二,頁 1A)

《北山經》記載,沮洳之山,有灤水南流注於河,劉評:“今山西太原,叔虞封此。”(卷三,頁 13A)又少山,有清漳之水東流,劉評:“今大名府魏縣,古洹水即蘇秦訂盟之地。”(卷三,頁 13B)又記載,敦與之山,泝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泝澤。劉評:“即淮陰斬陳餘處。”(卷三,頁 14B)《北山經》記載到沁水,劉評:“竇憲奪公主田處。”(卷三,頁 15B)

《東山經》記載灤水,劉評:“灤水即魯桓公會齊襄公地。”(卷四,頁 2A)劉辰翁表面上考釋地理,更多的是說歷史掌故。

《中山經》的歷山,劉評:山東濟南府有歷山,山西平陽府蒲州亦有歷山,更不忘強調“乃舜耕之處”(卷五,頁 9A),或許最後一句才是要凸顯的重點。最特別的是關於柴桑之山的說法,《中山經》“柴桑之山”上有“木多柳芑楮桑”的描述,劉辰翁直接想到自稱五柳先生的尋陽柴桑陶淵明,評曰:“今五柳先生所居之處。”(卷五,34A)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回田園的陶淵明,正與劉會孟隱居的心境契合。劉辰翁曾評點過陶淵明詩,可惜今已不傳;存世的只見《須溪校本陶淵明詩集》,³⁹可見劉辰翁對五柳先生的青睞,又評點又校訂。而陶淵明有

39 《須溪校本陶淵明詩集》在朝鮮刊刻,筆者所見為東京國會圖書館藏本,附成化十九(1483)年的《跋》。

《讀〈山海經〉十三首》，似對同為詩人的劉辰翁有所啟示。

劉辰翁時常直觀的將前朝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與《山海經》中提到的地點相繫連。雖然劉辰翁並沒有系統的說明自己對《山海經》內容的看法，但從這類的注解內容，應當可見出劉氏認為《山海經》的地理描述是真實的，因此方能與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相聯結。這樣的觀念，應當也襲自漢代以來認為《山海經》為“形法地理”之書的思考方向有關。他藉地理追懷司馬遷的封禪、抒懷尉陀、叔虞、蘇秦與淮陰侯、陳餘、竇憲、魯桓公、齊襄公甚至到陶淵明，劉辰翁並不只是單純地評點《山海經》一書，即使地理考釋都體現他一貫的詩人主觀抒懷感悟。

(二) 名物訓詁帶有傳說內容

楊義認為，《山海經》吉光片羽的展示了先民以神話思維所構築和理解的歷史，包括“天地的歷史”和“人間的歷史”。⁴⁰ 這樣的歷史，應帶給在隱居中的劉辰翁有無限的療癒和慰藉效果。

劉辰翁個人的見多識廣、博學多聞，在其人對《山海經》名物訓詁的批語中展露無遺，如《南山經》經文提到了一種名叫“赤鱸”的異魚，經云“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劉辰翁的批語藉赤鱸的“人面”，又帶出另一種特殊的魚，劉評：“磁州亦有孩兒魚，四足長尾，聲如嬰兒啼，其膏然之不滅。”（卷一，頁3A）

《西山經》記載：“浮山，多盼木，枳葉而無傷，木蟲居之。”郭注：“音美目盼兮之盼”，“枳葉而無傷”，郭注：“枳，刺針也，能傷人，故名云”，“木蟲居之”，郭注：“在樹之中。”劉辰翁評：“桂蠹在木之中，其味甚美，尉佗所貢。”（卷二，頁2B）《西山經》中提到了另一種“鰲魮之魚”，這種魚“狀如覆鉢，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鰲魮能生珠玉的特性，使得劉辰翁想到《北山經》中“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的珠璣⁴¹魚，劉辰翁評：“亦有珠璣如肺四眼

40 楊義：《〈山海經〉的神話思維》，《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1—24。

41 珠璣魚的字形有多種不同的寫法。南宋尤袤本、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皆作“珠璣”，其下郭璞注則作“音璣”；元末曹善手抄本《山海經》正文同作“珠璣”，郭注作“珠璣”；另外，萬曆年間胡文煥《新刻山海經圖》則作“珠璣”，而劉辰翁《山海經評》正文作“珠璣”，批語作“珠璣”。

六甲而吐珠。”(卷二,頁 20B)劉辰翁認為珠螿魚有四眼,且將“有珠”理解為能夠吐出寶珠。而在《東山經》正式提到珠螿魚處,劉辰翁又評:“高州亦出珠螿。”(卷四,頁 3B)會孟在名物訓詁常有一己獨到見解。

馬昌儀教授在現存各種《山海經》圖本的比對基礎下指出,歷來對於珠螿形態的說法及圖像有二目、四目、六目三種。⁴²顯然,劉辰翁在批語之中提到“珠螿如肺四眼六甲”並非信口雌黃,若再參照其《東山經》批語言及“高州亦出珠螿”,高州在嶺南,《南越志》所記,亦為嶺南的見聞,很可能劉辰翁的說法也來自《南越志》的記載。

值得關注的是,吳任臣在《山海經廣注》書中對於珠螿的注解,臚列了《一統志》、《寰宇記》“(珠螿)四目六足吐珠”“六眼四脚而吐珠”之說,並不及於《南越志》。⁴³但實際上,《廣注》所附五卷圖“鱗介類”所收的“珠螿”為四目六足,比對之下,與吳任臣圖本極類似的胡文煥圖本的珠螿則作“六目”,這樣的差別,殆因吳任臣參考了劉會孟的評論意見。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及圖卷,是清代極重要的《山海經》學術著作,郝懿行所見的“圖”,應當就是《廣注》所附錄、號稱來自舒雅舊稿的圖本。而正因著吳任臣的徵引,時隔數百年,劉辰翁的《山海經》詮釋還持續發生影響。

《西山經》云:“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劉辰翁評曰:“太華山蛇名肥蠃,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厲,美惡不嫌同名。”(卷二,頁 2A)《北山經》云:“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劉辰翁復又評曰:“太華山蛇名肥蠃,見則大旱,英山鳥名肥遺,食之已厲,美惡不嫌同名。”(卷三,頁 5B)吳任臣只在《西山經》處引用一次。其實劉辰翁的評點,反覆強調有蛇名肥蠃,有鳥也名肥蠃;肥蠃蛇出現則天下大旱,而食肥蠃卻可治病,所以他強調美惡不嫌同名。劉辰翁連結了儒家以為多識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的思想,他對《山經》中的各種鳥獸蟲魚,有頻繁的演繹。

此外,《中山經》中一種像雉的鳥,以“蜚”為食,名曰“鳩”。劉辰翁評曰:

42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478—482。

43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冊 3,頁 143—144。

“蜚最毒，行水則竭，行草則死，此鳥又食之，其毒甚矣。”（卷五，頁 26B）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中，這類與博物知識相關的例子還有很多，《北山經》記載，諸毗之水多滑魚，“食之已疣”。劉評：“魚之可以治病者，又有康郎魚，南人取為瘡藥，青魚胆可療惡瘡。”（卷三，頁 1A）《大荒南經》記載有不死之國，“甘木是食”。劉評：“祖州海島，產不死草，一株可活一人。”（卷六，頁 2B）《大荒北經》記載，帝俊竹林，“大可為舟”。劉評：“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卷十七，頁 1A）名物訓詁中或是感慨寄託，或是對異域異物的讚嘆。非平常的《山經》中的異鳥獸，應給隱居虎溪的詩人極大的慰藉，所以《山海經》一書才成為他青睞的評點對象。

四、詩人的個人抒懷

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雖多名物訓詁、山川地理的考察，但絕非全為枯燥的舊典堆疊，可以注意到的是，劉辰翁的訓解，時常夾雜著天馬行空的感興想象以及饒富趣味的傳說。筆者檢視了所有的評點，也發現其中的個人抒懷遠遠多於地理考釋或名物訓詁，尤其是《海經》部分個人抒懷或即興的短語評點特別有意思，其中又夾雜地理考釋與名物訓詁。

（一）評點表現個人的好惡

《海外南經》記載“蟲號為蛇，蛇號為魚”，劉評：原無定名，有何不可？（卷六，頁 1B）表現對歷來注家的大驚小怪不以為然。

《海內北經》記載：“王子夜之尸兩首兩股，胸首齒皆斷異處。”劉辰翁評道：“東方有解形之民，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卷十二，頁 3A）不難看出劉辰翁對有些《山海經》的神話傳說內容加以演繹。還有《大荒西經》記載：“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此處劉評：“天尚可補，腸化為神，又何疑哉？”（卷十六，頁 1A）認為補天、腸化的情節無需大驚小怪。

《北山經》記載肥水：“蚤林之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

于床水,其中多肥遺之蛇。”劉評:“昔黃帝誅百魅,膏流成泉,故有肥泉之水。”(卷三,頁12A)劉辰翁借由神話來溯源事物的起源與名稱的由來,肥泉之水所以肥,乃因太古黃帝誅殺百魅,妖魅的膏肥彙流成泉水而來,顯得非常生動,這是郭璞注解中所不見的。

《西山經》記載太華山:“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蠶,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讓劉辰翁聯想到西嶽華山的景緻,讚嘆此為奇境。劉辰翁在評論中羅列了多處華山勝景,逕將華山視為太華之山所在,“奇境”顯然是個人審美觀感以及遊賞經驗的展示。

在劉辰翁的批語中,“奇!”“妙!”之類的個人情感抒發相當常見,如《海外北經》記載:“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劉評:“奇人奇事,千古若新。”(卷八,頁2A)

劉氏尚有許多針對《山海經》靈禽異獸習性、形貌的評點。

《西山經》中有“狀如猿而白首赤足”“見則大兵”的朱厭,劉辰翁評:“此獸真可厭。”(卷二,頁10A)“可厭”的詞彙也常出現在對杜詩的批點上,如評杜《過宋員外之問舊莊》:“他人閑花野草之感,真不知其可厭耳。”⁴⁴《須溪批點選注杜工部詩》卷九《成都府》,劉評:“語次寫景,注者屑屑附會,可厭。”卷十《漫興九首》其七,劉評:“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解了,讀之可憎。”⁴⁵以評杜詩為例做對比,可看出與《山海經》中用語很多雷同。

對《西山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的評點,劉氏曰:“妙物。”(卷二,頁15B)劉辰翁在易代而隱居,將感情盡數抒發在評點中,用語直白而生動鮮明,喜怒怨憎形諸於色。身為宋遺民的劉辰翁經歷過易代的兵燹,因而對“見則大兵”的朱厭獸有“真可厭”的評點,即見出其人對戰爭的深惡痛絕,而評點中以

44 劉會孟評點:《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一,頁12A。

45 劉會孟評點:《須溪批點選注杜工部詩》,錄自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冊10,頁9872。

“朱厭”爲“可厭”的措辭，似乎也指出《山海經》中靈禽異獸的命名，與其物性有所呼應；而視三青鳥爲“妙物”可能緣由於《海內北經》及郭璞注中提到三青鳥能“爲西王母取食”的習性。

最有趣的是劉辰翁對《北山經》單張之山上奇獸“諸犍”的評語，諸犍“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劉評：“此獸惜尾，如孔雀之惜尾。”（卷三，頁3B）劉辰翁慧眼獨具的注意到長尾諸犍獸的特殊習性，加以提點。劉氏“惜尾”的批語非常鮮活精到，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使得“諸犍”的形象躍然紙上、活靈活現。

同樣切中肯綮的，還有對《西山經》中“駮”的批語，劉辰翁評“鋸牙食虎，獸最猛烈”（卷二，頁20A），實則《山海經》中能食人食虎豹的兇獸猛禽極多，有的甚且能夠造成災變，“駮”獸的兇惡不算特出，但在宋元之際的文人，似乎對它不陌生，《宋史》記載劉敞出使契丹，經過順州，還誦《山海經》爲契丹人指認駮獸。⁴⁶

劉辰翁的評點意不在進行系統的學術研究，因而不拘泥於瑣碎的比對和排序，時常就只是當下閱讀感悟的抒發。考諸全書，相近的例子還有很多，劉氏的評點非常隨興，是與郭璞注迥異的另一種閱讀方式。

（二）短語的審美趣味

評點畢竟屬於詩人的主觀感受，又點又評，往往以隻字片語呈現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與所思所想。

《南山經》記載佩鹿蜀獸能“宜子孫”。劉評：“鹿蜀該名曰宜男。”（卷一，頁2A）《北山經》記載有如馬的臞疏獸，一角有錯，可以辟火，劉評：“雋。”（卷三，頁1B）《北山經》“其音如鵲”的鰮鰮魚，“可以禦火，食之不瘳”。劉評：“鵲音多喜，魚音如鵲者，大抵皆妙。描神。”（卷三，頁2A）《中山經》提到姑媯之山上“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薺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於人”。劉評：“冉冉香生。”（卷五，頁13B）《中山經》敘述“苦山”至“大隗之山”的十六山神，苦山、少室、太室三山之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皆“豕身人

46 脱脱：《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列傳七十八·劉敞》（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冊13，頁10384。

面”，劉評：“風姿絕世。”（卷五，頁 17A）《中山經》又敘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藿。”劉評曰：“美山洵美。”（卷五，頁 19A）《中山經》首陽山至于丙山，九山之神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劉評：“婀娜可愛。”（卷五，頁 25A）劉辰翁評點《中山經》豕身人面的山神風姿絕世，評點龍身人面的山神婀娜可愛，讓人不禁聯想，是否當時人對《山海經》中這些人獸同體的山神有非常的態度？

孫琴安提到，劉辰翁的評點完全是根據自己的閱讀興趣和體會隨意批下，十分自由，無任何框架，想說就說，有話則長，無話則短。⁴⁷ 從上引的幾個例子可見，劉辰翁的評論意向不全在地理考釋，批語中沒有繁複的考辨，反而一再出現評論者神來一筆的聯想、個人情緒的抒發，以及閱讀的感悟與喜悅。似乎劉辰翁評點更著重的，是個人閱讀過程中的觸發與興味，而讀者藉著其人在字裏行間的批語，重新感受到了劉辰翁閱讀時的所悟所感。除了對《山海經》內容的怪奇鳥獸之批語外，劉辰翁有部分的評論，是針對《山海經》的文字本身的。

在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中，也常見與其詩歌評點相同的批語，很多條目是帶有文學韻味的評點，特別是有多則關於“古”字的評點。《西山經》提到關於山神的祭祀，經云：“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為席。其十輩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鷄鈴而不糲；毛采。”劉評：“竅識奇古，固是三代以上法物。”（卷二，頁 9B）

《南山經》記載，鴉鳥見則其縣多放土，劉評：“放字下得簡古。”（卷 1，頁 4B）《中山經》記載，羊桃這種植物可以為皮張，即治療皮膚的腫脹，劉評：“古雅。”（卷五，頁 29B）劉辰翁評點為奇古、簡古或古雅，看來都是一己主觀的體會，很即興式的心得感想。含有“古”字的批語，在劉辰翁的詩歌評點中相當常見，其評李賀《上雲樂》便曰“古”，評《休洗紅》曰“古意”，評《房中思》亦云：“古”，又如其評杜甫“飛雨霽而至”句，亦云“古意精語”；評陳子昂《感遇三十六首》第十六首詩末，亦云“古意”。⁴⁸

有的批語中不言“古”字，只指經文用字雅致又有古風，如：“休與之山，其

47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頁 65。

48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頁 97—98。

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劉評：“騷雅。”（卷五，頁13A）除了“古”的評語之外，劉辰翁的評點中，還可見針對經文寫作手法的各式各樣的感嘆，這些嘆嘆之語或長或短，有時僅有兩字，舉例如《北山經》倫山的“羆”，經曰：“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劉評：“韻極。”（卷三，頁16B）又如《中山經》記載，樂馬之山有猴獸，其狀如彙，赤如丹火，見則其國大疫。劉辰翁評：“韻絕。”（卷五，頁28A）

劉辰翁非常細膩地觀照到《山海經》的敘事手法，《南山經》記述箕尾之山“其尾跋于東海”，跋是古蹲字，經文以此形容箕尾之山的山勢頗見巧思，而山尾的“跋”勢，也確實呼應了“箕尾”之名，故劉辰翁評曰：“跋字妙極。”（卷一，頁4A）

《西山經》描寫“崇吾之山”曰：

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崑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螭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拊，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劉辰翁亦評曰：“句法長短可愛。”（卷二，頁9B）這是針對句式安排的評點。

《南山經》記載：“堂庭之山多棧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劉辰翁顯然留意到了這段經文重複使用了“多”字所造成的韻律感，而除了聲音上的美聽外，幾個“多”反覆出現，似乎也勾勒了一種豐足的想象，劉評：“多字有態。”（卷一，頁1B）

此外，劉辰翁還特別點出幾處《山海經》用字精妙之處，如：《東山經》記載，跂踵之山有水，“廣員四十里皆湧”，劉評：“其水從地湧出故曰湧，可謂一字經。”（卷四，頁6A）劉辰翁似相當喜歡“湧”字，他評《旅夜書懷》：“等閑歲月，著一湧字，覺不同。”⁴⁹劉辰翁讀《山海經》似讀出詩味，讀出與少陵蕭條異代

49 劉會孟評點：《須溪批點選注杜工部詩》，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10，頁9888。

的惺惺相惜。

《中山經》記載，其神皆馬身而龍首，“熊山，席也”，意思是神以熊山為席，劉評：“‘席也’二字最蘊藉。”（卷五，頁 24A）

劉辰翁不僅僅將《山海經》當作一本博物之書，更將《山海經》所提供的關於“異世界”的山海靈物、遠國異人，從文學的情感視角轉移到語言敘事的理性思考，並非僅只於模式化的套路反覆。以文學的角度對《山海經》進行評點，是劉辰翁研究《山海經》的獨特之處，他也注意到《山海經》經文對各種靈祇異獸的描摹相當細膩生動，如《南山經》有獸曰猗褭，“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劉評“巧于形容”（卷一，頁 5A），這或許是對猗褭獸音如“斲木”與其“見則有大繇”的有趣呼應而言。相似的例子還有《中山經》，有獸，“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劉評：“刻畫精工。”（卷五，頁 14A）其實，“丹青手”“巧形容”，或是“刻畫精工”，更適合來總結劉辰翁對《山海經》一書的評點，《山海經》的評點，有作者身為詩人的深情、歷史的喟嘆與藝術的美感。

《中山經》記載鹿蹄之山“多冷石”，郭注：“冷石，未聞也。冷或作涂。”劉辰翁評：“有潛英之石，暑盛則石冷，又董偃以石為牀，侍者于戶外扇偃。偃曰：‘石豈須扇而涼耶？’亦是冷石。”（卷五，頁 6B）吳任臣亦云：“冷當作冷，滑石小青黃者也，又作涂者，以下有涂石誤移此。”⁵⁰吳任臣應當是參考了劉辰翁的說法，但未注明。劉辰翁將郭注未聞的“冷石”聯想到董偃的冷石典故，看來似是謬解，而吳任臣也受了誤導。

《海內南經》的經文記載夏后啟之臣孟涂，劉評：“撰得突兀”（卷十，頁 2B），經文接著記載“窳窳”，“狀如龍首，食人”，劉評：“舌吐青蓮。”（卷十，頁 2B）《海內經》論朝鮮國“佷人愛之”，劉評：“媚媚”。（卷十八，頁 1A）這樣輕描淡寫的短語評點，其中深意，似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傳，讀者似也只能自行體會。

劉辰翁閱讀《山海經》的視角與一般學者不同，是一種詩人的想象與情懷，或許這也正是評點的特質。

50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冊 3，頁 180。

五、仙山異域的樂園追求

不同於前代郭璞、張華將《山海經》的內容視作博物知識的來源，劉辰翁在名物訓詁的功夫之外，也觀照到經文用字遣詞的巧思。經由細讀文本，劉辰翁歷歷的點出《山海經》無處不在的文學筆法，而使用與其對李賀、杜甫等文學名家相同的評語來評點《山海經》，或者以經文本本身與屈騷的高度文學成就對比，自然是劉氏對《山海經》文學價值的抬昇。更重要的，《山海經》還有一種現實之外的異域詩情，異國異物異獸異鳥，仙山的神祇與異草木，是亂世避秦的非現實樂園存在。而仙山異域的樂園追求與他的情懷感悟似可一起思考，《山海經》中的神話異世界比任何作品都更適合在亡國易代之際，成為隱遁家居的抒懷對象。

焦印亭認為，這種詩意、感性的評點，可能是風氣使然，是繼承前人的再發揮，並非劉辰翁所開創。⁵¹ 可惜焦印亭未曾討論到劉辰翁評點《山海經》一書。將評點《山海經》的內容納入詩性閱讀的視野，劉辰翁或許是第一人，比明代的王崇慶、楊慎還要早了兩百多年。⁵²

劉將孫《刻長吉詩序》：“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評諸家詩最先長吉。蓋乙亥辟地山中，無以紓思寄懷，始有意留眼目，開後來，自長吉而後及於諸家。”⁵³ 同理也可了解，《山海經》評點也是劉辰翁“紓思寄懷”之作。

明代陳繼儒對劉辰翁的評點心境與企圖有非常深入的剖析：

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於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

51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頁15—16。

52 有關王崇慶、楊慎對《山海經》純文學評點的討論，可參考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一書第五章的部分，陳氏以為“人們通常只欣賞《山海經》的故事內容，無人關注其筆法，甚至常常慨嘆經文過於簡陋”。其實，早在兩百餘年前的劉辰翁就已經開始以文學的視角評論《山海經》。

53 劉將孫：《刻長吉詩序》，《養吾齋集》，卷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199，頁80。

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代裂背痛哭云耳。……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言，有陰長返魂丹，又有麻姑搔背爪，藝林得此，重辟混沌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為後人留讀書種？更何暇為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為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於宋季，而實類晉人。⁵⁴

眉公說會孟“雖生於宋季，而實類晉人”，可謂一針見血，評點是為了在覆巢沸鼎之際為後世留讀書種、讀書法。《山海經》是一本特別的書，是巫書，是怪書，是異書，甚至被稱為“天書”，⁵⁵的確適合會孟避亂時營造一己的烏托邦樂園，在異獸異鳥異人異物的異世界，提供一種異味異趣，給後人留讀書種、讀書法。

臺靜農也肯定，劉辰翁專事評點者，則因國亡隱遁家居，以次教授後生，如其子將孫所說“以傳門生兒子”。⁵⁶或是為了國亡隱遁家居的抒懷，或是為了傳門生兒子。他評點李長吉、王荊公、杜子美的詩，也評點《莊子》、《史記》等等，讀者或都很容易理解，那是中國傳統文人認為的經典，可以傳道授業，可以寄託，可以怡情。陶潛在亂世建構一個桃花源，成為他讀《山海經》外的一個寄託。眉公謂劉辰翁“實類晉人”，“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於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忽略會孟評點《山海經》一書，難以通透他身為評點大家的詩人理想，仙山異域的樂園追求。

劉辰翁的評點都在宋亡後，在如此動亂的年代，劉辰翁最先閱讀李賀詩，本身就非常特殊。或許劉辰翁試圖在崩壞的世界另建一個存在意義的中心，“紓思寄懷”，因此追求詩歌“不可解”的純粹性，反對政治比附。文學提供一個與現實疏離的空間，這是擺脫作者中心論的第一步，但“難讀”也意味喪失古代作家的焦慮（知音難覓），文化故國逐漸消逝，他的閱讀於是處在作者親近與疏

54 陳繼儒：《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四庫禁毀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集部冊66，頁551—552。

55 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56 臺靜農：《記王荊公詩集李壁注的版本》，《臺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頁140—142。

離的緊張關係中。⁵⁷ 同樣的,《山海經》更是提供一個與現實疏離的空間,劉辰翁的評點,處處寄託了一個他心目中所想象的桃花源。

劉辰翁在國亡隱遁家居時評《山海經》,有追懷,有寄託,他某部分將《山海經》視為文學作品,評遣詞用句,評內容趣味;劉辰翁更是在評點上表現他一己對神話傳說情節的褒貶。

《西山經》記載窮奇,音如獐狗,會食人。劉評:“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之者則擒禽獸而飼之,所以不才者取象於此。”(卷二,頁 20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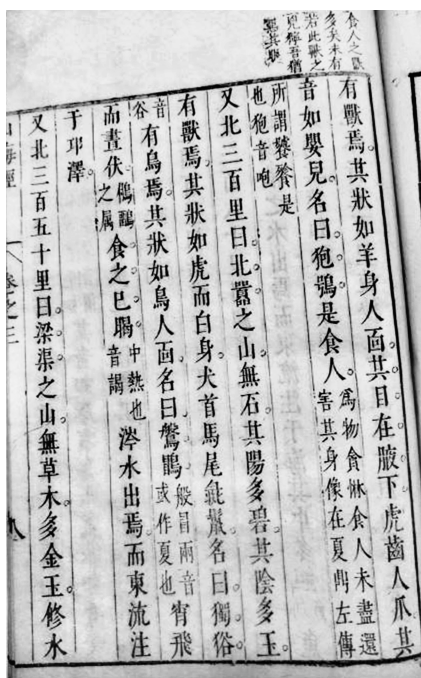


圖 5

《北山經》會食人的窳窳,其音如嬰兒,劉評:“遇有道君即隱藏,無道君即出食人。”(卷三,頁 5A)《北山經》中一首兩身的蛇,名肥遺,見則其國大旱。劉評:“太華山亦有蛇名肥遺,見則大旱,英山有鳥名肥遺食之已癘,美惡不嫌同名。”(卷三,頁 5B)

劉辰翁對《北山經》鉤吾之山,有羊身人面的狍鴝獸,“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會食人。劉評:“食人之獸多矣,未有若此獸之兇獰,吾猶惡其眼。”(卷三,頁 8A)像似一個小孩的好惡心情,這種獸太可怕了,說“我最痛恨它的眼睛”,因為它的眼睛在腋下,劉辰翁也特別將“其目在腋下”的句子加以圈記,一面圈一面評。(圖 5)

《海外南經》記載:“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劉評:“中國有西方聖人之跡,想外國亦必有中華聖人之跡。”(卷六,頁 3B)是否在宋亡後,劉辰翁只能奢望,外國也有“中華聖人”?《海內北經》記載:“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在崑崙東北。”劉評:“今西南絕徼處處有武侯遺跡,何疑于帝王哉?”(卷十二,頁 2A)《大荒南經》記載:“(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有淵

57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頁 13。

四方四隅皆達……舜之所浴也。”劉評：“四夷荒服之地，皆古聖王遺種。”（卷五，頁 17A）當外夷入主了中國，講四夷荒服也是古聖王遺種這樣的話，似乎是一種不得不然的寬慰之詞了。

《海外東經》記載君子國，劉評：“禮失求諸野，更失則求諸國外國，此夫子有居夷之歎。”（卷九，頁 1B）在君子國後的青丘國，劉辰翁又評：“青丘國亦君子國。”（卷九，頁 1B）

《大荒東經》記載：“帝舜生戲，戲生搖民。”劉評：“冀州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親死刻木爲影，事之如生，黃帝表爲孝養之術，亦君子國之類。”（卷十四，頁 3B）

劉辰翁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君子國，可見他對君子國的嚮往，其中有夫子居夷之嘆的認同，當然也有孝養之國、禮樂之邦的懷想，這或許又是一種在異族統治下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心情。

《大荒北經》中描寫黃帝與蚩尤的爭戰，一下水災，一下旱災。

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劉辰翁評：“除一害而旋生害，何上帝之不仁也！”（卷十七，頁 4A）似乎顯現劉辰翁對上天不斷降災的埋怨，一害既除，又生一害，永無寧日，有“天地不仁”的感嘆。

劉辰翁的評點中常出現仙山聖境或聖王。例如《中山經》講到“霍山”，劉評：“山西霍州霍山，今爲中鎮，固禹貢之岳陽也。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卷五，頁 2B）又如在《海外南經》的崑崙墟，劉辰翁評：“在烏思藏山，極高峻。”（卷六，頁 2B）崑崙是仙山樂園殆無疑，而這仙山樂園的高峻當是凡輩無法企及的。在《東山經》中，評緱氏之山曰：“今偃師，即周靈王太子升仙之所。”（卷四，頁 4B）任何注家論及偃師，一定只有地理考釋，而劉辰翁不然，他聯想

的是周靈王太子升仙之所。例如記載歷山，劉評：“山東濟南府有歷山，山西平陽府蒲州亦有歷山，乃舜耕之處。”（卷五，頁 9A）又如記載堯山，劉評：“今真定府唐山縣有堯山，以堯始封名。”（卷五，頁 33A）歷山、堯山則不只是空間名詞，主要還是在他的堯天舜日情懷。

劉辰翁也對郭璞的注加以評點，其中也不乏神話中的情節。例如《西山經》中的窮奇，郭璞注曰：“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

郭璞以為窮奇長相醜惡，能夠震懾怪異，是辟邪之獸。劉辰翁的批語卻提道：“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擒禽獸而飼之，所以不才者取象於此。”（卷二，頁 20A）與郭璞注解不同，劉辰翁的詮釋強調窮奇為獸助紂為虐的惡行，並引為不才者效尤的對象，對窮奇獸習性的批語，既是對郭璞注解的補充，同時似乎也可視作劉辰翁對人情的針砭，看來有對現世的不滿。

《海外南經》提到“不死民”云：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郭璞注云：“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劉辰翁在此眉批：“中國亦有酒香山，上有美酒，數年飲者即仙”（卷六，頁 2B），而在不死民處，劉氏評曰：“飲赤泉不老，而飲美酒數年即仙，意義近似。”批語是對郭注而發的。

《西山經》形容：“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劉辰翁評：“丹青手。”（卷二，頁 14B）這應該是對經文神奇的想象與高超的描寫所發，他將經文的書寫比作丹青的描摹其實極有見地，經文通過對西王母聲音、外表、妝飾以及神格的鋪寫，僅寥寥數語就將西王母的形象躍然紙上。《西山經》也提到居於渤山的蓐收神，劉評：“神名最雅。”（卷二，頁 17A）

《海內南經》記載，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劉評：“葬時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羣飛銜土成丘墳。”（卷十，頁 2A）

《海內北經》記載，蓬萊山在海中，劉評：“秦皇漢武所想望而不能至。”（卷十二，頁 4A）《大荒西經》記載到崑崙之丘，劉評：“蓬壺閭苑，可望而不可即。”（卷十六，頁 4B）對仙境的嚮往，或是對塵世、亂世的焦慮，應是有感而發的眉批文字。而這樣的想望不能至、可望不能及的仙境嚮往，自是與他對《山海經》

的仙山異域樂園心靈追求結合在一起的。

會孟所以對成仙升仙一事有許多著墨，或許與他對現實世界的失望有關，仙界無異是他夢想的烏托邦。《海外北經》載“務隅之山，帝顓頊葬於陽”，郭璞曰：“顓頊號為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丘也。”劉辰翁對郭璞的注解也有所回應，眉批曰：“亦招魂葬衣冠之所，非濮陽帝丘也。”（卷七，頁3A）可見會孟不只對《山海經》常有體會感悟，即使對郭璞的注解，也會有神來之筆，他以詩人的襟懷，以丹青手，刻畫形容《山海經》一書形塑意象的蘊藉、騷雅，流露對仙境異域的樂園憧憬。

六、結 論

焦印亭提到劉辰翁文學評點的特色，有以文學論工拙、從讀者感受的角度進行評點、顛覆注解，批駁舊說的特色。此外，劉辰翁常運用“比較”和“溯源”的方式討論文本，並時採具象徵意義的譬喻性評語。⁵⁸ 這樣的說法極有見的，遺憾的是，他未見過劉辰翁評點《山海經》，因此似乎不夠全面。如果要更深入地探究，劉辰翁評點還有一種易代而隱居的寂寞寄託，評點《山海經》就是最好的說明，悠遊唱嘆《山海經》一書，片言隻語的評點眉批，詠物抒情，寄託襟抱，遠國異人，鳥獸山神，都是另一個避秦的非現實桃花源。

明代閻光表校訂的《山海經評》，是目前所見劉辰翁《山海經》評點的唯一版本，除此之外，還有清初吳任臣在《山海經廣注》中多次引用劉會孟的批語，吳任臣所引是否為閻光表校訂本則不得而知。期待有朝一日還會有不同的《山海經評》版本出現。

研究劉辰翁的學者相當多，也有很好的成績，不管對其年譜或詩詞文學創作都有詳細的梳理，而劉辰翁的評點著作研究者更多，不乏對其評點的整體探討，或對個別詩人、作品的評點分析，可惜，會孟《山海經評》卻被研究評點的學者忽略了。另一方面，研究《山海經》的學者也未注意到劉辰翁的評點，甚至將

58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頁73—91。

其誤為明代學者,以其生平不可考。殊不知劉會孟即是宋元之際的詩人、評點大家劉辰翁,而劉辰翁的生平著述斑斑可考,學者們研究的研究論文成果豐碩。筆者能親閱閻光表校訂的劉辰翁評點《山海經》,可謂啟開多年來的諸多疑竇,解決學者們以為劉會孟生平無可考的問題,也補足評點大家劉辰翁被人忽略其眉批評點《山海經》的不足。

清人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話》卷二《刻書有圈點之始》條提到:

刻本書之有圈點,始於宋中葉以後。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有圈點必教之語,此其明證也。……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皆有墨圈點注。劉辰翁,字會孟,一生評點之書甚多。⁵⁹

劉辰翁評點《山海經》基本上不是為了科舉,也不只是為了當教材教授門生弟子,更非視為自娛消遣的閒書,他將《山海經》當成一部文學作品來欣賞閱讀。在評點《山海經》時,劉辰翁維持一貫的評點風格,在地理考釋、名物訓詁外有感慨寄託,也有品評褒貶,在形式上更保有短語金句的特點,他認為《山海經》對西王母的描寫是“丹青手”,此句更適合用在劉辰翁評點《山海經》的文學功力上,他評點的《山海經》一向被視作有圖有文的敘事傳統,短句眉批常常呈現有詩有畫的意境。劉辰翁《山海經》的眉批評點是一種與現實疏離的樂園存在,異域仙境是亂世的桃花源。

《山海經》成為劉辰翁巧手點評的文本,是其慧眼獨具,而劉辰翁對《山海經》詩性、感性的閱讀,更是其不凡才情的展現。點評《山海經》,無疑是對《山海經》價值的肯定,在劉辰翁筆下,長期被認為是“博物書”“地理志”的《山海經》,體現出全然不同的文本風景,足堪與唐宋詩史上第一流的詩心並駕齊驅;而劉辰翁以文學名家之姿進行評點,對《山海經》一書有其特殊的意義。

在唐代詩人中,劉辰翁似最鍾情杜甫,他評點杜詩最多,超過三百五十首,

59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3—34。

批語將近五百則。劉將孫曾言其父平生屢看杜詩：“批點皆各有意，非但謂其佳而已。”⁶⁰《北山經》記載鷓鴣，因為杜甫的《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頭兩句：“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鸚鵡滿晴沙。”劉評：“鷓之呼最驕，少陵之所以愛。”（卷三，頁3B）劉辰翁不但評點杜詩，而且在評點《山海經》時一再提到，《中山經》中記載到潏水，劉評：“潏水見杜甫《義鷓》詩。”（卷五，頁2B）杜甫的《義鷓行》寫在潏水邊聽講義鷓的事蹟：“聊為《義鷓行》，用激壯士肝。”劉辰翁所引的這兩首詩都出現在《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卷四，劉評杜詩《陪鄭南史飲》的頭兩句“對仗起富”，⁶¹而評《義鷓行》的事蹟“此奇事適使子美聞之”。⁶²劉評《海外北經》的西王母就提到：“杜詩云，青鳥飛去啣紅巾，極言供給之盛，蓋本諸此。”（卷十二，頁1A）而在《麗人行》的兩句詩：“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劉評：“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駿捷之盛。”⁶³似是《山海經》評西王母的對照。可見劉辰翁對《山海經》評點是與他評杜詩相互呼應的。

唐宋以來，詩文仍然是文學中的正統，《山海經》、《世說新語》、《越絕書》等非“載道”“言志”的敘事性文體不受重視。在劉辰翁之子劉將孫整理劉辰翁評點著作時，僅提及詩文，《山海經》等書的評點，未曾入列。宋代仍然以箋疏為主，元明社會似也不將《山海經》視為正統。劉辰翁評點《山海經》，殆不為出版，而純粹是詩人一種感悟寄託的抒情懷抱，宋元之際到明代中期，似一直未獲注意。晚明閻光表校訂刊刻，清初吳任臣《廣注》大量引用，也算是異代知音。

陳連山從吳任臣《廣注》的引用，以為劉辰翁《山海經評》的內容，多為名物訓詁、地理考釋，並不周延。其實，劉辰翁的評點仍以文學抒情、歷史感悟，或者對仙山異域的神話樂園追求為主。從劉辰翁對全書的評點看來，大都表露感悟、抒懷的情緒，寄託他易代之際，隱居山林的襟抱，名物訓詁與地理考釋的部

60 劉將孫：《杜工部詩集序》，杜甫著，劉辰翁批點，高楚芳編：《集千家注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冊1，卷首。

61 杜甫著，劉辰翁批點，高楚芳編：《集千家注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冊1，卷4，頁351。

62 同上注，頁384。

63 同上注，卷2，頁185。

分相對較少。對書商來說,《山海經評》既難獲文人青睞,也不易成爲通俗書籍,在晚明之前似乎並無刊刻出版的流傳機會。而這樣主觀隨意的浪漫抒情評點方式,與科舉考試甚或八股取士的社會需求毫無關聯。

而從《山海經評》十八卷條目一覽中,可以一窺此書究竟,吳任臣的《廣注》僅徵引地理考釋、名物訓詁部分,凡會孟個人抒懷或精彩的短語評點幾乎全數捨去,而有的部分,也只取地理考釋的片段,劉評《北山經》曰:“管涔山,今屬靜樂縣,劉淵常隱此,得神劍。”《廣注》的引用只有第一句。劉辰翁的《山海經評》主要仍屬詩人有所寄託的“閱讀筆記”,吳任臣所徵引的,則是學者鍾情的地理考釋、訓詁名物,後世難在《廣注》中一窺《山海經評》的主要特色。

劉辰翁的《山海經》評點,讓他在詩詞,《史記》、《漢書》與《世說新語》等的評點外,留下特殊的成績。這樣的成績也使得郭璞以來一直到明清的《山海經》研究有個承先啟後的銜接,此書是宋元之際《山海經》研究的里程碑,讓學者對此時的《山海經》研究重新評價,劉辰翁留下一本代表宋人對《山海經》全面認識的眉批標點本,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劉辰翁的評點非常多,褒貶不一,但學者認爲,從元明兩代的序跋和評論中,可以看出劉辰翁的詩、文、小說評點的影響非常大。⁶⁴ 而《山海經評》所表現的,不止是身爲詩人的劉辰翁的閱讀過程與生命體會,也幫助讀者發現讀《山海經》的另一種面向。

(作者:東吳大學中文系 教授)

64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引言》,頁6。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年間大業堂刊本。
- 司馬遷著，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
- 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山海經珍本文獻集成》第二輯，冊2—3。成都：巴蜀書社，2019年。
- 汪紱：《山海經存》，《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6。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
-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
- 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中華書局，1972年。
-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夏文彥：《圖繪寶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81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7。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
- 郭璞注：《山海經》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刊本，《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冊1。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
-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陳繼儒：《劉須溪評點九種書序》，《四庫禁毀叢刊》，集部冊66。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
-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
- 陶淵明著，劉辰翁校：《須溪校本陶淵明詩集》。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朝鮮刊本。
- 脫脫：《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91年。
- 章培恒、王靖宇主編：《中國文學評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張志烈等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 張步天：《山海經概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
-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萬斯同：《宋季忠義錄》，《叢書集成續編》，冊253。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

- 焦印亭：《劉辰翁文學評點尋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楊義：《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
- 臺靜農：《臺靜農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
- 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初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魯迅：《魯迅小說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
- 劉辰翁評，閻光表校：《山海經》。武漢：湖北省圖書館藏，瀋陽：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刊本。
- 劉辰翁評：《莊子南華真經點校》。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劉將孫：《集千家注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臺北：大通書局，1974年。
- 劉將孫：《養吾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劉辰翁評點：《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四部叢刊三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劉辰翁評點：《須溪批點選注杜工部詩》，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冊1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蕭統等編，李善等注：《增補六臣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 樂保群點校：《山海經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二、論文

- 丁豫龍：《〈世說新語〉劉辰翁評點研究中國小說評點之祖的商榷》，《成大中文學報》第44期(2014年3月)，頁207—253。
- 王次澄：《劉辰翁評點李長吉歌詩析論》，《宋代文學研究集刊》第8期(2002年)，頁333—361。
- 王次澄：《劉辰翁評點陳簡齋詩歌研析》，莫礪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370—394。
- 祁晨越：《明代杭州地區的書籍刊刻活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年。
- 陳英傑：《論“嚴羽劉辰翁詩論並稱”的基礎、背景和意義》，《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年6月)，頁181—227。
- 鹿憶鹿：《嗜奇愛博，名物訓詁——〈山海經廣注〉的圖與文》，《淡江中文學報》第27期(2017年12月)，頁101—139。

章宏偉：《明代杭州私人刻書機構的新考察》，《浙江學刊》2012年第1期，頁31—36。

張靜：《劉辰翁評點研究》，南京：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年。

楊玉成：《劉辰翁：閱讀專家》，《國文學誌》第3期（1999年6月），頁199—248。

A Discussion of Liu Chenweng's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Lu, Yi-L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Liu Chenweng's (1232 – 1297)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ve remained unheeded in the field. This is mainly because Liu's book was printed in a small number and not circulated widely. Until now, the wood-cut edition by Yan Guangbiao of the Ming dynasty is the only extant version. Two copies are held respectively by two libraries in Liaoning and Hubei provinces.

Liu's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re written in a unique style.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geographic references and special names and products, Liu wrote this book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since he lived in reclusion at home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uts an emphasis on appreciation of Liu's views of mythological literature in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discusses the quotations from Liu's book in Wu Renchen's (1628 – 1689) *Shanhai jing guangzhu* (Extensive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iming to comprehensively study the geographic references, reminiscence, and appreciate literature in Liu's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The achievements of Liu's commentaries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ave not drawn due attention but should be as high as his achievements in his commentaries on poetry, *Shiji* and *Hanshu*, and novels. These achievements continue Guo Pu's (276 – 324) study o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inspire relevant scholarship to come.

Keywords: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Liu Chenweng, Commentaries, Yan Guangbiao, Wu Renchen